旁白:

以后，会是什么时候呢？

我们望着水面，直到纸页的最后一个角也消失不见。

？？？:

未婚妻，你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了吗?

旁白:

我一时没能反应过来，条件反射地答话了。

我:

不是……

？？？:

哦，那你应该是又在助人为乐了。

旁白:

一个发型异常整齐的银灰色脑袋凑到我的身边。

我:

查理苏？！

旁白:

查理苏看着涟漪微动的水面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拿出手机。

查理苏:

吉叔，请一队打捞人员到三乡路来。对,现在。

旁白:

我瞠目结舌地看着面前的景象。短短几分钟内，河道上出现了数艘拉着大网的汽艇。

一个黑衣人从网中的落叶和瓶罐之中捡出已经看不见字迹的信纸，交到查理苏手中。

然后同样在几分钟之内，整队人马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查理苏满意地点了点头,转向面色没有丝毫波动的陆沉，递过湿淋淋的纸张。

查理苏:

专业人员做这种事，速度会更快。

陆沉:

感谢查先生的帮助。

这里是支票,打捞人员和设备的费用你可以填在上面，送到万甄集团前台。

他们知道该怎么做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紫眸暗了几分，动作潇洒地褪下手套，与他虚握一下。

查理苏:

既然你认识我，看来她有提过我的事。

陆沉:

我不会勉强她说起不愉快的经历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倒是和我说过，在公司不愉快的经历。

旁白:

啾啾——

忽然，一阵异响打破了看似彬彬有礼，实则莫名有些剑拔弩张的氛围。

我:

什么声音？

查理苏:

是我的闹钟，再过两个小时入驻仪式就要开始了。

我怕你堵在路上，就提前来接你了。

这位先生怎么走?需不需要我好人做到底,送你回家?

陆沉:

我的车就停在那里。

旁白:

陆沉向街边示意一下，那里停着一辆典雅的黑色轿车，我从没见过。

我:

好少见，你自己开车。

陆沉:

嗯。难得有这个机会，想坐坐看吗?

我送你去会场。

旁白:

陆沉的口吻中带着一丝温和的征询。

查理苏:

这可不行。听起来你不经常开车，不太安全。

旁白:

查理苏摇摇头,向旁边摊开手掌，立刻有一位黑衣人将一块大大的黄色贴纸放在他手中。

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，新手上路。

查理苏:

这张新手上路贴纸送给你，不用谢。

黄色和你的车,还算搭配。

陆沉:

和你的车却未必。

你停车的地方看起来并不是车位。

旁白:

我们三人一齐向旁边看去，“咔哒”，骑着摩托车的民警打出一张黄色罚单，贴在了黑金跑的窗户上。

而跑车停的地方虽然有着白色粉末画出的方框——

我:

噗，这是不是谁家小孩玩跳格子，画的轮廓啊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的表情静止了一秒，随后他耸耸肩。

查理苏:

能让你笑得那么开心，这张罚单的价值已经升华了。

希望交完罚金，我还能留着它。

好了，未婚妻，我们走吧。

旁白:

我跟陆沉说了抱歉，他并没有表示什么。

果然，周六的光启市交通堵得厉害，幸好查理苏早早来接我，才算及时赶到。

光启CBD新建的大楼拥有最新技术支持下的玻璃幕墙，NOVATEN几个字母流动在被调成深褐色的墙面上。

大楼前的一整片草坪被仔细地修剪过，此时那里搭起了纯白的坐席和长棚。

短信提醒我定的开业花篮已经送到了，我忙过去查看了一下。

查理苏上下打量着深浅紫色相间的花篮，又让我帮他和花篮拍了几张合影。

查理苏

未婚妻，这上面怎么写的是给NOVATEN&查理苏？

我:

整个企业里我只认识你一个人。这又是你的家族企业，把你写上去也没什么吧。

查理苏:

那还缺了一个名字。

我:

什么？

查理苏:

当然是你啊，未婚妻。

查理苏:

我这不是在逼婚啊，就是情敌确实有点多，我有危机意识了。

我刚刚一直在心里对自己说，Charlie，注意你的形象，不要失去涵养。

旁白:

说着他拨了拨头发，又整了整衣领。

查理苏

今天看起来怎么样？有没有给我未婚妻长脸？

我:

很帅！不过今天可是你的主场，干嘛要给我长脸啊？

旁白:

我竖起大拇指，又把他头顶翘起的一根呆毛摁了下去。

查理苏:

以后大家提起今天都会说“看，那个在台上剪彩的人就是她的未婚夫。

事关重大。

我:

好啦，特别长脸！

说起来，我的座位在哪里？邀请函上好像没有写。

旁白:

查理苏将他手中的名牌转过来，上面写着的正是我的名字。

查理苏:

就在我旁边，绝佳的角度。

我:

第一排？！

查理苏:

场上场下，保证你不会漏看我身上任何一个细节。

旁白:

我环视一下身边的坐席，牌子上标注的都是相当重要的头街，几乎所有大企业的领导都来了……目光巡睃到最中间，我停顿了一下。

我:

那个座位是谁？怎么没有放桌牌？

旁白:

查理苏还在对着花篮比比划划，没有抬头。

查理苏:

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人。

我:

多管闲事？

？？:

真伤心。为我的宝贝儿子邀请他的意中人来到现场，却沦落到这样的评价。

旁白:

我吓了一跳，转过头去，一个男人站在我们身后。

很高大，黑发，不算年轻，但也看不出具体的年纪，气势逼人，眉目间有种熟悉的感觉。

再加上"宝贝儿子”……莫非——

刚想站起身以示礼貌，但查理苏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固定在原地。

查理苏:

老头，你能不能别老是这样出来吓人？

什么事情都自作主张。

如果你在那之前问过别人的意见，也许还能收获感激。

旁白:

查理苏的语气颇为无语，但男人似乎一点也不在意，在我们身边坐下，转头向我笑了笑。

？？:

这位小姐，见笑了。

看来他不打算为我介绍，那我还是自己来吧。

我是查理苏的父亲，也是NOVATEN药业的董事长，查兆澎。

我:

您好——

旁白:

我点点头，礼貌地向他问好。忽然就想起那场逃婚。

虽然除了留下未婚妻这个称呼，它在我与查理苏之间已经很少被提起……

但此时此刻面对他的父亲，我仍难免感到一阵不自在。

面前的男人却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般，站起身来，故作失望地摇摇头。

查兆澎:

我还是不要做那个讨人嫌的老父亲了。

我:

我没有那个意思——

查兆澎:

xx小姐，请不要拘谨，尽情参观。

Charlie在光启市的这段日子，你关照了他很多。

我由衷地向你表示感谢。

旁白:

留下这样一句话，查理苏的父亲向我们轻点一下头，大步离开了。

我:

其实，我也没有怎么关照你。

旁白:

查理苏煞有介事地点点头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，很高兴你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

今后我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"关照"了?

我:

我说错了，我其实还是有关照到你的。

查理苏:

嗯，那就继续保持，再接再厉。

旁白:

我忍俊不禁，无论说什么，他都有话接。

又说了几句你来我往的话，广播中忽然传出一个清澈的女声。

主持人:

NOVATEN药业集团光启市入驻仪式将在半小时后开始，各位尊敬的来宾……

我:

你不是说要剪彩，现在还不用到后台去吗？

查理苏:

嗯，我是该在后台了。

我:

那你怎么——

查理苏:

但我有件事情必须向你坦白，夫妻之间不应该有隐瞒。

旁白:

他的神情很严肃，这在非白大褂状态下十分少见，我郑重地坐直了身子。

查理苏:

那封邀请函，还有西装，不是我送给你的。

我:

猜到了，是你爸爸送到我家的吧？

查理苏:

你知道？

旁白:

他似乎有些惊讶，紫眸微微睁大了。

我:

他刚才不是说，替你邀请什么的……还是能猜出来的嘛。

旁白:

查理苏呼出一口气，打了个清脆的响指。

查理苏:

不过这个座位，确实是Charlie精心挑选，亲自为你安排的。

我:

那如果我说，没时间参加入驻仪式怎么办？

查理苏:

这个么……

旁白:

查理苏站起来，轻俯下身，温热的吐息停留在我耳际。

查理苏:

我就在桌牌上写，查理苏的未婚妻。

我:

查理苏！

旁白:

我捂住发烫的耳朵跳起来，始作俑者却早已走开了，只留下一个挥手的背影和一串笑声。